



那抹暖了深秋的明黄

□钟正和

我喜欢银杏树,最初是由它们的叶子开始的。记得旧时的乡间,这种银杏属落叶乔木的种植并不普遍。初识其叶,还是上初中后,同桌翻阅课本时,刚好被我瞥见有一片小小的金色书签夹在其间。形状如扇的它,清晰的细条纹理,纤长婉转的叶柄,于一片黝黑文字中露出一股透彻的明黄。从同桌处得知,该种植物名为“银杏”。

过了几年,学校借着翻新宿舍楼的机会,在楼东边的行道旁移栽了两排银杏树,这也使得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种自冰川纪遗留下来的植物界活化石。

当和煦的春风吹来,原本光秃秃的树枝上,便抽出一撮撮紧密相连的嫩芽来。在短短的数日内,它们悄然长大,不久便给整个树身披上了一件绿色外套。然因叶柄细长、叶子肥厚的缘故,细细的叶柄支撑不住它的片片树叶。故而,稍有微风拂过,便满树哗哗地盈盈摇动,摇出一树嫩绿的同时,也宣告春天的到来。

转眼到了骄阳似火的炎夏,银杏树那或向上或向外伸展的枝叶,好似一把把大伞遮挡住闷热的阳光,让树下路过之人感受到阵阵清凉。

大自然是最智慧的画师,当春日初萌的嫩绿褪去,夏天浓郁的苍翠剥离,秋日的金黄就自岁月之歌里流转而来。

霜降过后,银杏叶仿佛有了魔力般由绿变黄,但还未黄到极致。等几阵西北风呼呼刮过,那丝扇状的叶子几乎在一夜间,彻底绽放出一种纯净的、透彻的惊艳之黄。平日里不显山露水、鲜少引人注意的它们,开始在丽日蓝天下,绽放出生命中最灿烂的色彩,张扬灵动地冲击起人们的视觉。

我很赞同这样一句话:没有在秋天里赏过银杏叶的人,是不足以谈秋天的。正当人兀自惊叹于眼前这抹当属秋季的亮黄之时,那一片片的黄叶又纷纷离开了依偎已久的树枝,伴着秋风,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好似仙女般舞弄起了靛影,演绎出美妙绝伦的季节篇章。

直至飘零在地,与大地母亲絮语出一条灿烂的金色小路,壮丽谢幕之余,还彰显出悲凉秋色里一份真正成熟而又经典的苍黄之美。看着那满地的绚烂,不由让人发自内心的赞叹:落叶之美,是如此令人心颤!

若说银杏叶的光辉明丽属于视觉上的飨宴,那它们的种子——银杏(乡人谓之:白果),则令味蕾绵延。

早年的家乡,街头巷尾有一种闲食——炒白果。通常,只要小贩一进弄堂,想吃的人便闻风而动,即便没钱买,也会围着担子看热闹。

那会对炒白果绿莹莹的模样与温润的口感欲罢不能的我,一有机会,就会翻寻出家里的碎玻璃、破铜烂铁,随后飞奔到摊上换几颗炒白果解馋。这种摊上的炒白果,趁热剥食,有一种淡淡的苦味和悠悠的清香,妙不可言。尤其是那份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绵糯口感,正如汪曾祺所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如今,乡里不少的道路旁都种上了银杏树。于暮秋日走在街上,看到那满地金黄,情不自禁就会勾起往昔的一个个温暖记忆,犹似昨天。

“鲤鱼”杂谈

□裘七曜

鲤鱼跳龙门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曾记父亲在酒席上跟年轻人推杯换盏、猜拳行令间,总喜欢来一句:小后生鲤鱼跳龙门啊……猜拳赢了,父亲声如洪钟、气吞山河,又来句:小后生老酒来(喝)一杯啊!

哪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或者稍有出息,在彼此见面寒暄时,父亲也会笑眯眯地道喜:你家孩子噶厉害,鲤鱼跳龙门了。过年请菩萨,父亲一定要买条活蹦乱跳又肥又大的鲤鱼,还来句:鸡要啄进啄,鱼要游进游,以后你们个个跳龙门。

可是,父亲又说,奉化自古无状元,主要的原因是本地的溪坑和河道无野生鲤鱼,而毗邻的鄞州区有野生鲤鱼,所以他们那里出过状元。我查了下,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难道是“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那按照父亲的这种说法,现在奉化境内的鲤鱼估计是“舶来品”。

国人看到鲤鱼,总会喜上眉梢,市场里凡是有卖鲤鱼的地方,大家都会蜂拥而至上去围观。譬如有人认为,鲤鱼多卵,刚过门的小媳妇食之能生双胞胎,也暗喻以后会“多子多孙”。不过,鱼籽豆腐的味道确实不错。那一年的冬天我在武汉,饥肠辘辘间路过一家食店,看到门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本店特色菜“鱼籽豆腐”,每盘15元。我信步进去,转眼之间一盘色香味俱全的“鱼籽豆腐”盈盈而上,外加一碟花生米、一

小瓶红星二锅头,吃得口角噙香、舌灿“菊花”。吃完后浑身冒汗嘴巴一抹,晃荡于寒风凛冽的汉口大街,竟然快意无比。

而那个与我朝夕相处的湖北荆门的汉子,过了年后总要从家里带一大包用松针熏过的鲤鱼干过来。他说他父亲是养鱼的,不花钱。我们一起随便在镬里蒸一下,便香气四溢,弥漫不散。酒过三巡,菜品五味,然后大开户牖,风月入怀,彼此滔滔不绝,畅快淋漓,仿佛我们俩就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的人。

相传大圣人孔子生了个儿子,鲁昭公闻之,特意以鲤鱼赐之。孔子感其恩,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孔鲤,字伯鱼。

于是,这便成了传承千年的礼俗,哪家生了孩子,礼不成敬意,道个好喜:送上两条鲤鱼,再用绢布附上祝福语。至于以后,就像一江水有千枚月一样,慢慢地浸润而开,又有了“鱼传尺素”“遗我以双鲤鱼”等情深意长、卿卿我我的告白。

而我如今居住的小区门口的边上有条河,河水不怎么清静,无聊之时我常在那里瞎逛。偶遇一对年轻的夫妇,带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们提着一个铁皮桶,把一条一条的鲤鱼往那河里丢,鲤鱼扭扭头、摇摇尾巴,回嗔作喜和他们道别。我是好奇之人、馋嘴之人、直肠之人,心想这么肥大的鲤鱼火烤也可以、红烧也可以……为什么像“崽卖爷田不心疼”那样“乱丢”。只是后来看到别人爱

理不理的模样儿,才把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悻悻而回。后来蓦然回首,才明白那对夫妻买鱼放生是为了培养自己孩子的“金玉之德”,善与美如水乳交融也。

那年我三十而立过生日,妻满心欢喜,特意走了很多路,到熟人那里去买了两条又肥又大的野塘鲤。打算先请菩萨用,然后给我大快朵颐。只是不巧,途中死了一条,搞得妻也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因为过了生日,我独自一人将坐上南下的列车,去广东深圳漂泊。多年以后,妻才告诉我这事。她说那条“死鱼”的事情像一块落不下来的石头在心里老悬着。

少年时看电影《追鱼》,总被那一尾绿雪诗意的鲤鱼不愿成仙、宁愿转化为凡人与淳朴善良的书生张珍结成夫妻的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于遐思遐想间情驰千载,思接万仞……愿于千万人之中遇见这样的“鲤鱼精”,一往情深,伉俪情深……隐隐于市,快乐美好。

昔周朝,有“鱼鸟之瑞”之说。而《诗经》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鱼;岂其娶妻,必宋之地”,及以后的一些诗词如“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江水悠悠双鲤鱼,眼明初坼人关书……”“鲤鱼波上丁宁切……”那是古人对它的图腾崇拜、虔诚敬畏,及一些生活婚姻、情爱等相关礼俗和风情描写。

总第7241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